



蓋里奇、伊薩耶夫著

忠实的朋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忠 实 的 朋 友

(苏联) A·盖里奇 著
K·伊萨耶夫

刘 友 鹏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7·北 京

忠 实 的 朋 友

A·盖里奇著
K·伊薩耶夫

刘友鵬譯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4 · 插頁 4 · 字數 81,000

1957 年 2 月第 1 版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册 定 价 (7) 0.44 元

統一書号: 10061·18

А. ГАЛИЧ К. ИСАЕВ

НА ПЛОТ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內容提要

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剧本，原名为“在木筏上”。它宣扬苏联人光彩夺目的同志式的友谊，并且尖锐地讽刺了官僚主义。

外科医生契若夫，畜牧专家拉宾和建筑科学院院士涅斯特拉托夫三人从小是好朋友。还在孩提时代，当他們中的两个人不满于另一个人的趾高气扬，而合谋把他按到河里“灌他一下”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了他們对于朋友的缺点是决不姑息的。三十年过去了，三个朋友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和专家。但是院士在精神上已经远离了沸腾的生活。契若夫和拉宾为着帮助他改正错误，他們趁着休假的日子，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找到了院士。三个朋友乘着木筏，像在童年时候曾在雅烏茲河上漂流一样，一路上经过各种奇遇，朋友之間展开了批评，使得自高自大的官僚主义者涅斯特拉托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們的友谊在互相帮助之下巩固着，发展着。

……三十年前，有三位亲密的朋友，住在莫斯科城的列佛尔托沃关外的雅烏茲河畔上……

三十年前的雅烏茲河。河水渾濁，兩岸盡是些歪斜而破爛的小房屋，還堆積着垃圾。一只小船在河上浮着，船身上的窟窿和补丁多得簡直叫人難以理解它為什麼竟不沉下去。

三个小朋友乘着这只小船在雅烏茲河上航行。他們是：薩什卡·拉賓——他有一双淡藍色的眼睛，頭髮蓬鬆，是个老成而严肃的少年，由于爱好动物，人家給他起了个綽号，叫做“貓老爷”；包里函·契若夫——綽号叫“黃雀”，他和拉賓一样，也有着一双淡藍色的眼睛，但却生了一副頑皮而狡猾的面孔；瓦西卡·涅斯特拉托夫——身材瘦長、腿高手長、性情傲慢、爱吹牛、綽号叫做“火鷄”。

三个小朋友的粗獷的歌声随着小船蕩漾：

我們使一切資產者苦惱，

讓全世界的大火燃燒；

全世界的大火在燃燒，

資產階級發抖了！……

啊！更多的我們也不需要……

充滿着自尊心的瓦西卡在掌舵。他左手拿着一本骯髒的練習簿，封面上写着笔迹拙劣的字：“歌出集”^①。他不时看看那燦爛的七月的太陽，下命令說：

“勇往直前！快一点！……”

薩沙·拉賓^②把槳一扔：

“他干嗎老在指揮！？”然後轉過身來向瓦西卡生氣地說：

“不光你一個人是船長！”

“那末誰來指揮呢？”瓦夏^③傲慢地問道：“由你來，是嗎？”

“瓦西卡，你又神氣了呀！”薩什卡威脅地說，接着轉過身來對包里斯說：“他又神氣起來了！灌他一下好嗎？”

包里斯的眼睛里閃爍着快樂的光芒：

“灌他！”

“別胡來！別胡來，魔……”

可是已經遲了。

薩沙和包里斯抓住拼命掙扎的瓦西卡的手腳，把他浸到雅烏茲河里。他們幾乎要把這只不結實的小船弄翻了。

“還神氣不？！還神氣不？！……”

“再也不……敢了……”

他們把瓦西卡拉回小船里來。渾濁的河水像溪流似的從他身上流下來。

① 他把“曲”字寫錯了。——譯者

② 薩沙和薩什卡都是亞歷山大的愛稱。——譯者

③ 瓦西卡和瓦夏都是瓦西里的愛稱。——譯者

“这火鸡！”黄雀衷心感慨地说。“不管你灌他多少次，他总是那副老样子！”

“算了吧！”瓦西卡嘟囔着。“我决忘不了你们做的好事！”

当然他马上也就忘掉了。

从岸上——从那城郊的低矮而倾斜的栅栏后面，从那颓垣断壁和暗褐色的煤滓以及垃圾堆后面，传来了歌声：

同志们！在那黎明的时分，

进军曲唤起我们前进。

察里津和顿巴斯

仍然遍地烽烟！

前进——衝破阴霾，

为了家园，为了祖国；

为了幸福和自由，

我们去作最后的斗争！

三个朋友聚精会神地听着。

工厂的汽笛拖着长声鸣……鸣……地响着。

“啊，是共青团员们去参加星期六的义务劳动！”包里斯点着头说。

“好得很，朋友们……”萨什卡沉思地微笑了。“汽笛又响起来了，多么好啊，对吧？”

缓缓的流水推送着小船。歌声从岸上消逝了。孩子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接着唱起来：

怎么样，朋友们，

我们来唱个歌吧，

歌唱那遥远的地方，

那些战斗和惊惶的时光；

歌唱你、我、他，

歌唱我們怎么样

踏上征途赴戰場。

“說實話，咱們唱得還不錯哩！”瓦西卡驕然讚美地說。

“整個雅烏茲河都能聽見！”

岸上一排排歪歪斜斜的破房屋，渾濁的河水在流着。

“是呀，咱們的雅烏茲河真好！”黃雀感慨地說。

“不过一眼就能看到兩岸……不寬闊……”

“聽說，”薩沙遐想地望着遠方說，“……有一些河沒有頭，沒有邊……”

瓦西卡自信地甩動了一下他那沒有梳過的頭。

“不要着急，咱們會到那樣的地方航行去的！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三個朋友又互相看了一眼，唱起來了：

我們使一切資產者苦惱，

讓全世界的大火燃燒……

三十年以後

春天。遠山在地平線上。花紅草綠的原野。一匹馬在草地上風馳電掣般疾馳着。騎者拉賓，蓄着捲曲的鬍鬚，露出一雙愉快、淡藍而微凸的眼睛。

在一個小丘的後面，一幢美麗的白色的樓房，孤零零地聳立在草原中。這是畜牧實驗研究所。拉賓跑進了拱門，

来到一个圆形的院子里。这兒的地被馬蹄踐踏得十分结实。院子的週圍都是馬廄。

有人跑来迎接拉宾，她們是两个穿白罩衫的姑娘；另外还有一个穿着一双合适的馬靴和一件皮短上衣的头髮花白、身材瘦長、然而肌肉發达的老头兒。

“是他！”一个姑娘拼命地喊道。“亚历山大·費道罗維奇！你真令人够受！……再过五十分鐘飞机就要起飞啦！……”

“不要急，不要急，奥丽加，”拉宾不太自然地小声說。“稍等我一会儿。再看一眼就回来。你干嘛老是吵吵嚷嚷呢？你瞧，人家薇拉就不叫喊！”

“我不叫喊，可是我会全都告訴大夫的！”第二个姑娘板着面孔說。

“你来不及告訴他的！”拉宾挤了下眼睛，然后轉身向老头兒說；“費多尔·伊万諾維奇，快点牽出来吧。不然，你瞧，就不成啦！……”

老头兒会意地点了下头，就向馬廄跑去了。

“姑娘們，就是这么一回事，”拉宾說，“没有什么好偷着笑的！……”

他的話只說了半截，显然他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去了。

春天的陽光照射在一匹火紅般的、淡栗色的、像磨过的青銅一样閃閃發光的馬匹身上。那匹馬机警地豎起細長的耳朵斜視着拉宾，用它那磨利的蹄子刨着地。

“把蹄子抬高些，抬高些！”拉宾兴奋得几乎要喘了起来。“把头低下来，随便点……还能說什么呢，难道不

是绝对的成功嗎？力大、雄健、优雅、漂亮——在它身上全都有了！为了培育出这么个漂亮的家伙，我晚上不睡觉，绞尽脑汁，伤透脑筋，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难道还不值得嗎？！”

“亚历山大·费道罗维奇，飞机！”

“它真是集一切之大成：在它身上有阿拉伯马的冷漠，有易受刺激的神经、有稳当而驯良的外表……请你们看看它背脊上的线条，柔和的毛色和脚趾骨……真够完美。它虽然不是一件雕刻品，虽然不能永远地存在，可是它是一种活的完美的东西。”

“只有二十分钟了，亚历山大·费道罗维奇！”姑娘含淚的說。

“就走，就走！你的飞机跑不了。”

馬跳躍着，向拉宾跑来，伸出玫瑰色的舌头。

“它要吃糖，”拉宾讚美地說，“優家伙，喜欢吃甜的嗎？奧丽加，你要吃糖的时候，不是也会伸出舌头来吧。”

“我怎么能比得上它呀！我的天哪，只剩十七分钟了！您要赶不上飞机啦……可是人家在莫斯科等您……您自己还说过……”

拉宾与馬告別，他温存地撫摸它，嘴里还喃喃地說着些什么；之后，他猛然轉过身来，自言自語地嘀咕着：

“我需要这次休假”，“簡直是糾纏不清”……于是便跳上自己的馬，从院子里急馳而去。

“着急了。”老头兒听着得得的馬蹄声說。

“只有十二分钟了！”姑娘嘆息着。“他有多少年沒

有休息了。他不是講过，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正在等着他嗎……他們为着一同去休假已經商量了好几次。可是現在他又要赶不上飞机了。”

莫斯科。

大学的講堂。

充滿着陽光的寬敞的大廳。課桌是半圓的、梯形的逐級向后升展。青年男女們正在聚精會神地听契若夫教授講課。

“最后，我要告訴你們的就是……”契若夫縮起眉头，他那副活潑的面孔显得精神集中了。“你們中間誰准备当神經外科医生，也就是說准备深入到生物最复杂的器官——大腦——神經活动中樞里面去的人，應該記住：要小心，再小心！你們要深入到堅硬的腦殼里面去。而你們的指南針便是你們的手指——外科医生的手指。當你們的手指接觸到大腦時，應該比在無風的日子里飄落下来的花瓣还要輕；比名提琴家的手指还要敏銳……”。教授看了一下表，微微地笑了。“扯得太長了，耽誤了你們也耽誤了我自己。这次我們要分別几个月。再見，同志們，祝你們愉快地休息！……”

契若夫从容不迫地走下講台，向門外走去。

受大家敬愛的教授在大学生們的簇擁中走到了走廊。走廊里显得庄严、肅靜。嵌木地板閃閃發光，这里還有从左右兩面通到樓下去的樓梯。契若夫同大学生們嚴肅地談論着，慢慢地走近了樓梯。

突然从下面傳來一声愉快的喊叫：

“喂！黃雀！”

契若夫睜大眼睛，从楼梯欄杆上面探出身子来。

“薩沙！貓老爺！是你呀，見鬼！”

于是这群大学生都目瞪口呆起来，他們看到敬愛的教授从楼梯上飞也似地跑了下去，抱住一个个兒不高、蓄着捲曲鬍鬚、在朴素的翻領上掛着一枚獎章的人。教授把这个人紧紧地抱住，并且用拳头敲打着他的腋下。

建筑事業管理局。

契若夫和拉賓走进了民用建筑部門的领导人——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涅斯特拉托夫院士的会客室。屋子里已有二十多人，他們手里都拿着图册和图紙卷。从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長時間的等候接見，在这兒已是一件常事。其中有一个“生手”显得情緒憤慨而激昂，但大多数的人却表现出沮丧和煩悶的神情，在会客室里徘徊。

在秘書的身旁，站着一个瘦瘦的黑眼睛的姑娘，她肩上掛着一个图囊，帶着冲劲而急躁的神情說：

“秘書同志，您要知道，我一連七天，天天都来过，到明天出差期限就要滿了，可是我還沒能見到涅斯特拉托夫同志……”

秘書的臉上显着疲倦而又傲慢的神态。

“亲爱的同志，我每次都問你，找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有什么事，可你总是拒絕回答！”

“如果人家委托我非跟他面談不可，那怎么办呢？当面談！难道不行嗎？”

“我沒說‘不行’。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見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但是……請你想想，假使随便什么人

都高兴起来，要找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涅斯特拉托夫的話，那还得了！好啦，过个四五天再来吧……”

拉宾和契若夫彼此望望。

“那可不行！”为了說服秘書，姑娘兩手按着胸脯說：“我是从土谷尔巴依来的，你要知道……从很远的地方，从卡瑪河来……我們正在建設一座畜牧城……好吧，假使非告訴你不可的話，那么我就告訴你……不过相当奇怪就是了……共青团組織委托我要当面谈……我們有一个建議：想用头等的紅色硬灰磚来代替那种矽酸鹽磚，因为矽酸鹽磚要从四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到我們的建筑工地上来。可是硬灰磚在我們那兒却是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們的上級很固执！他說既然是上級批示的，就应该按批示办事。這項設計是你們涅斯特拉托夫批的！不論怎么說，修改設計总比用駁船运矽酸磚要容易一些……”

秘書的臉沉下去了。

“听我說，姑娘同志……”他尽量用平靜的声調說。

“显然，你还不太明白你現在是在什么地方。在我們的管轄之下有几十个設計部門。要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涅斯特拉托夫对于所有共青团組織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接見起来，并且听取他們什么建筑上的意見的話，那么……”

“那就十分不錯了！”拉宾陰沉地插了一句。

秘書霍地轉过身来，想制止这个不速之客的插嘴，可是在拉宾憂郁的眼神和契若夫安詳的微笑中，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迫使秘書不得不忍受一下。

“同志，你們是从市委会来的嗎？”秘書問。这时他已經不再理会那个姑娘了。而姑娘却正在屏息地瞧着這兩

位意外的庇护者。

“不是！”契若夫好笑地皱皱鼻子说，“我们不是从市委会来的，我们也不是什么调查委员会的人！”

“也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拉宾补上了一句。

“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你们有什么事呀？”秘书傲慢地盘问着。

“我们是为私事来找涅斯特拉托夫同志的，”契若夫说。“可是我警告你，在我们面前，你可不能代替他！”

“这话说得妙！”拉宾冷笑着。

“要是这样的话，同志们，那我就什么忙也帮不上了，”秘书冷冰冰地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门去了，同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他不讲话了，表示是应该结束这场谈话的时候了。秘书讲话愈谨慎，契若夫便愈客气。他的语调是如此的和悦，以致逗起旁边的一个人愉快地窃笑起来。显然，这位秘书是不受人欢迎的。

“怪事！”契若夫说。“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大概在哪儿呢？”

“大概在工地上。”

“那么大概在哪个工地上呢？”

“我们也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清楚哩！”有一个人在拉宾背后深沉地说。

秘书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可能是在一个大厦的工地上，也可能在农业展览会的工地上……或者是大学工地……不过也可能在河边第七

十二号工地或者在列佛尔托沃。”

“有这样一种游戏，”拉宾皱着眉说，“它叫做暖而更暖，热而更热①……”

“谢谢！谢谢！”契若夫很客气地鞠了一个躬。“这几个地方已经够我们今天跑一天了。咱们后会有期！”

拉宾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个姑娘到哪儿去了？就是从土谷尔巴依来的那个？带着她……”

拉宾和契若夫举目环顾，但从土谷尔巴依来的姑娘已经不在会客室里了。

在路口的一个停车站上，摆着两部出租的汽车：一部“胜利”牌，一部“吉斯”牌。

当契若夫和拉宾匆忙地走近停车站时，那部“胜利”牌的汽车正转了一个弯，驶去了。在敞开的车窗里，闪现了一下从土谷尔巴依来的姑娘的激动的面孔。

“公民们，坐车走吗？”上了年纪的“吉斯”牌司机用冷淡而不抱着希望的声调问拉宾和契若夫。

“就坐你的车走！”拉宾愉快地点点头。他轻轻地推了一下契若夫，打开车门，便上车了。

沉默片刻。

敞篷的“吉斯”牌汽车沿着热闹的莫斯科街道急驰

① 这是一种游戏，由一个人藏起一件东西，别人去找。当走近藏起来的东西时，藏东西的人就应该喊“暖”，再近一些，就喊“热”。

着。

“是从外地来的嗎？”司机终于开口了。

“看得出来嗎？”拉宾微笑着。

“当然啦，”司机暗自嘲笑說，“难道还拉得到莫斯科人坐上‘吉斯’牌汽車嗎？莫斯科人都願意坐‘胜利’牌汽車！”

“为什么？”

“節約政策……”司机含糊地回答。

汽車穿过斯維尔德洛夫广场。

大剧院，“莫斯科”旅館的大楼，亚历山大洛夫公园的綠叢，莫斯科大学，都从旁边掠过去。

“公民們，請注意，”司机說，“咱們現在正經過莫斯科大学的旧址。当然啦，外地来的人都对列宁山上的新校舍感到兴趣。可是，順便說一下吧，赫尔岑、阿加廖夫和萊蒙托夫，他們都是在这兒唸过書的。”

“吉斯”牌汽車拐到了赫尔岑大街，穿过熱鬧的尼基特門，繼續急馳着，终于在一排高高的木柵欄旁边停住了。从这里可以看見建筑工地上面許多強有力的起重机。

“請你等我們一会儿，”拉宾对司机說。

两个朋友下了汽車，向周圍看了一眼，便果断地朝着敞开的入口处走去。

就在这一瞬息間，一部“胜利”牌汽車从他們身边掠过。

从土谷尔巴依来的姑娘的憂愁的面孔，在敞开的車窗中又閃現了一下。拉宾向她揮了揮手，可是她沒有看見。

看門的是一位老大爷，看来他是剛爭吵过，而尚未平

靜下来。他一边看着馳去的“胜利”牌汽車，一边繼續嘀咕着：

“要是檢查委員會的人么，那我可沒話說！要是你不是檢查委員會的，那么就進不去！不准進去，就是這樣……公民們，站住，你們上哪兒去呀？”他想喊住這兩個朋友。

“你們是檢查委員會的人嗎？”

“是檢查委員會的，是檢查委員會的，”契若夫並沒有把自己的步伐放慢下來，煞有其事地回答說。

建築工地。

長長的木跳板搭在座腳的基地上面。強有力的起重機輕巧地將材料吊到空中。載重汽車發出囁囁的聲音，從廢料堆和部件堆中艱難地鑽了出來。電焊的火燄，閃爍四射地飛舞着。

“同志，請問，”契若夫問一個穿帆布工作服的姑娘說：“你在這兒看見過涅斯特拉托夫院士嗎？”

“這樣的人沒看見，”姑娘回答說。然後她抬頭望着天空。“在那邊的起重機上有個什麼委員會，也許他就在那兒。”

在非常高的地方——在高聳着起重機懸臂的平台上，可以看見有一群人。

“好傢伙……”契若夫深深地舒了一口氣說。“這下只好爬了。”

拉賓和契若夫向上爬着。

“見鬼！”拉賓氣喘吁吁地說。“我現在才有些佩服咱們的火雞了，即使他一個星期只在這里做一次這樣的旅